

北大西洋公約的新形勢

王建勛

壹 前 言

一九六六年三月戴高樂使法國退出北大西洋公約軍事組織，北約盟國已開始失和。直到一九七三年，季辛吉所發表的「新大西洋憲章」構想及以此構想為基礎的尼克森總統「歐洲年」計劃，都沒有達成北約盟國的真正團結。相反的，美國與西歐國家相互責難，北約愈為分歧。歐洲安全合作會議以後，歐洲局勢並未穩定，華沙公約的軍事力量不斷增強，也暴露了北約的弱點。面臨蘇俄及東歐共黨集團之軍事威脅，北約盟國關係之萎縮以及軍事力量之衰退，美國與各盟國均感到憂慮。因而美國重新檢討北約的防務，法國亦努力改善與美國的關係。一九七六年五月法國總統季斯卡訪問美國，已承認法國不能完全獨立於美國同盟之外，不能對其週圍所發生的事情漠不關心，并表示歐洲和地中海受到外來攻擊時，法國將協同北約盟國作戰。值此北約與華沙處於尖銳對立之際，試以本文就華沙集團的軍事威脅、北約形勢的轉變以及法國新的戰略思想，作一綜合的探討。

貳 北約盟國關係之演變

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北大西洋公約（以下簡稱北約）誕生，當時蘇俄正封鎖柏林。一九五〇年蘇俄試爆第一顆原子彈，不久韓戰爆發，東西方壁壘分明，北約所形成的歐洲團結，已成為阻遏共黨侵略的有效力量。但是一九五八年九月，法國戴高樂執政不久，即建議美國建立美、英、法「三頭馬車」的領導^①。他認為北約不能作為世界安全的保障，必須美英法在一個世

界戰略目標上，以共同的決定來維護自由世界的安全。此一企圖失敗以後，戴高樂即建立自己的核子力量，爭取對歐洲事務的領導權，藉口美國軍機從北約設在法國的空軍基地起飛，對法國核子禁區進行空中偵察，迫令北約盟軍總部遷出法國，並撤回原由盟軍指揮的法國軍隊；一九六六年三月戴高樂更正式聲明法國退出北約軍事組織，使北約一度陷於癱瘓。同時，戴高樂排斥美國，拉攏蘇俄，以獨立自主的防衛政策建立國際緩和，更增加了美國的困難，破壞了北約盟國的團結。

一般而言，一九六一年美國甘迺迪總統要以一個「相互依存」的政策加強對盟國的防衛關係，聲言不懼怕任何敵人，不惜任何代價、任何犧牲，決心維護盟國的自由與安全^②。此時，雖法國已有離心傾向，但北約盟國對美國仍具信任。一九六六年法國退出北約軍事組織，是為北約盟國失和的開端。一九七一年以後，新的國際形勢以及歐洲一些重要因素，諸如西歐與日本經濟力量的增強、美國財政的惡化、美國在中南半島的失利、美俄軍事力量的均衡，以及世界能源危機的衝擊等，更加深了北約盟國團結的困難，北約盟國的關係也隨着這些重要因素而逐漸演變。

先是，美國在一九六〇年代中，對外貿易漸呈入超，加以越戰的鉅大耗費，收支赤字也隨之增高，因而動搖美元地位，引起世界貨幣危機。其時西歐各國，尤其是法國，不願意美國加強與西歐共同市場的經濟關係，在貨幣問題、保護措施、農產品與工業品市場競爭，以及東西貿易關係的開放等方面，無不與美國發生衝突，成為無法解決的死結。因而美國就對北約產生一種新的理想：試圖撇開西歐共市，而在北約關係上，從單純的軍事關係，進而成為政治與經濟等多方面合作的夥伴。

在美國經濟繁榮的時期，美國担负北約盟國的防衛費用，不成問題。當美國本身經濟發生困難的時候，亦就引起美國對北約盟國防衛的歧見。一九七一年尼克森首次暗示美國不排除對盟國的新承諾，但他認為此種新承諾定要符合美國的利益^③。一九七三年四月廿三日季辛吉提出「新大西洋憲章」構想，就是在此一基礎上產生。此一構想的主要目的在減少美國的負擔，使北約盟國共同分攤防衛費用，並希望北約盟國參加東西方談判，以及包括日本在內的歐洲與美國團結一致，解決經濟問題。其後，尼克森基於「新大西洋憲章」的構想，提出「歐洲年」計劃，亦在強調美國對北約的防衛與美國與北約盟國的經濟合作之間，應彼此聯繫。這就是說，尼克森認為北約軍事同盟與政治、經濟合作是有不可分離的關係。但西歐盟國反應冷淡，尤其是法國堅持要求美國將防禦與經濟分開，並要美國承認西歐九國共市是一個特殊實體。這是唯恐美國加強與北約的經濟關係，而破壞了西歐共市的獨立發展。

一九七三年十月，中東第四次戰爭爆發，蘇俄企圖出兵中東，迫使美國實施全球軍事戒備，因事前未與歐洲盟國會商，導致北約盟國的不滿。此時，蘇俄核子武器的發展抵銷了西方的核子優勢，且從一九七三年六月北約部長會議以來，北約軍事指揮部不斷指出華沙公約軍事力量增強，東西軍事力量已在歐洲失去平衡。此種情勢改變了美國的初衷，美國國防部亦承認北約防衛力量的不足，可能會造成蘇俄軍事冒險，因而不強調「防衛費用分攤」，祇談「新防衛任務的分配」，這就是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七日，北約盟國終于在渥太華北約部長會議中，達成「新大西洋宣言」的主要原因。此項宣言的主要精神，在於通過新的談判，減少美國以往在北約的主導地位；再透過一種新的合作伙伴關係，共同分擔防衛任務，來增強歐洲盟國本身的防衛力量^④。同時美國亦在此種新的合作基礎上，重新調整其與各盟國的關係，一方面與各國締結雙邊協定，加強北約的團結，另一方面加強政治與經濟合作，並擴大北約的結構。

在美國而言，北約盟國間發展雙邊關係，雖屬矛盾，但這仍不失為保持盟國團結的一種方法。如美國與希臘、土耳其分別簽訂協定，不僅恢復北約南翼的防務，保持東西方在歐洲的軍事平衡，亦可避免擴大北約的裂痕；在美法協調之下，美國担负和控制地中海的石油運輸，法國加強地中海的艦隊

北大西洋公約的新形勢

，並展開與希臘的軍事與經濟關係，發揮了分工合作的效用，美、法、西德協議對葡萄牙給予財政支援，更穩定了葡萄牙內部不安的情勢。

美國不但設法加強北約的團結，且還考慮擴大北約的結構，如一九七六年初美國把一九七〇年的美、西協定昇高為條約；北約已檢討在防衛計劃上加強與西班牙合作，并擬在經濟上加強與日本合作，在戰略上加強與以色列合作，另復與南非協議設置雷達站，由西德在北約的官員負責偵測任務，凡此種種對於北約的加強，均有裨益。

北約組織成立之初，其主要目標是阻遏蘇俄的侵略威脅。但自能源危機以後，西歐國家經濟普遍衰退，通貨膨脹加劇，失業人口增多，因而助長各國共黨的聲勢。美國關心北約盟國內部安全，最近半年多來，福特總統和季辛吉國務卿，經常對西歐發出警告，強調如共黨一旦在西歐國家取得政權，或分享部份權力，美國就要重估它和西歐的關係。愈到後來，美國這種警告口吻，亦越嚴厲。這顯示美國與歐洲盟國的關係，仍要從軍事同盟走向更廣泛的任務。自福特接任總統以來，他雖不斷強調北約，但不提歐洲共同市場。他祇說：歐洲的重要如同一個實體，美國通過其與北約盟國的軍事關係，將有效的在政治與經濟體系上加強與歐洲的整體關係。福特所說的歐洲整體關係就是季辛吉在一九六五年所提出的「北約共同體」^⑤，旨在說明美國與北約各國之間，無論在軍事上、政治上或經濟上仍是休戚相關，禍福與共。

參 華沙公約的軍事威脅與北約的新戰略

據西歐方面估計，自一九六八年以來，蘇俄雖不斷在發展飛彈與核子武器，但亦沒有忽略傳統軍備的擴張。從一九七〇年起，蘇俄即以百分之十一至十三的國民生產總值用於國防，而北約組織用於國防的經費僅佔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六到八。尤其是蘇俄增強傳統軍事力量，并企圖採用傳統戰爭的方法進行擴張，已在歐洲引起強烈的反應。

據一般的報導，蘇俄與東歐共黨國家已用一百六十六個師作戰爭部署；其中四十三個師駐守在中俄邊界，其餘四分之三的兵力集中在面對北約從波羅的海到高加索的邊界上。比利時一位高級軍事將領柯羅斯（Robert Close

憂慮的說：以北約的防衛而言，如果蘇俄以一種傳統戰爭的方法，突然向北約發動閃電式的攻擊，很可能使北約所擁有的七千枚核子武器失去效用⑥。曾任北約理事會西德代表的司蒂霍夫（Johannes Steinhoff）將軍亦懷疑北約已有一個萬全的措施來應付蘇俄以傳統戰爭集中攻擊的威脅⑦。

倫敦戰略研究院副院長漢特（Kenneth Hunt）曾作了以下的估計⑧：

- ① 蘇俄在歐洲已經從事戰爭部署；
- ② 蘇俄在華沙公約的軍隊比美國在北約的數量為多；
- ③ 蘇俄與華沙集團的軍事部署是攻勢的，而北約是防衛的；
- ④ 蘇俄與華沙的軍備與後勤支援完全標準化；
- ⑤ 在動員與宣傳上，蘇俄青年的心理準備要比北約青年強得多。

華沙集團的軍備擴張使其在中歐地面部隊實力達到九十三萬五千人以上，其中蘇俄駐軍約佔半數。重型坦克約一萬五千五百輛。北約盟國的兵力則祇有七十九萬人，包括駐於西德的二十萬美軍在內。重型坦克約六千輛。華沙集團駐於歐洲的空軍人員亦比北約組織為多。北約盟國不僅沒有足夠的地面部隊、坦克以及空中防衛，且其武器亦多陳舊，種類更為龐雜。在陸軍方面，北約有十二種軍隊、有四種不同式樣的裝甲車，有十二種不同式樣的坦克。在海軍方面，船艦有一百種、雷達有卅六種、飛彈系統有四種、大砲有四十種之多。空軍更壞，有十五種不同式樣的戰鬥機。在這種情況之下，一旦戰爭爆發，便必須儘早使用核子武器，此不僅在歐洲大陸上可能造成重大犧牲，而且亦冒着核子戰爭所帶來的毀滅性危險。所以北約盟國的軍事將領們都贊同前美國國防部長斯勒辛格（James Schlesinger）的新戰略理論，主張加強傳統軍事力量，減少使用核子武器，並認為必須使傳統軍事力量強大，才可增加核子嚇阻效果。

近年蘇俄與東歐共黨國家在軍備的擴張上，已使長久以來美國自認是世界第一軍事強國的信心動搖。尤其是東西方力量平衡，已在歐洲暴露了西方的弱點。一九六四年十一月，美國前國防部長斯勒辛格呼籲美國緩和政策的危險。為了重新檢討北約的防衛，他針對歐洲傳統戰爭的可能性，建立了一個新的戰略理論，把戰略的優勢確立在三種不同的戰爭情況下，並假定在武裝衝突中，戰爭漸次升高，而演成三種不同的戰況，即第一階段是傳統戰爭，第二階段是戰術核子戰爭，第三階段才是戰略核子戰爭。斯勒辛格認為從

核子嚇阻觀點而言，核子防衛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如何加強核子嚇阻的效果。斯勒辛格漸次昇高的戰略理論，已促使北約組織對西歐的集體防衛，改取彈性反應政策。斯勒辛格又認為北約武器不僅種類龐雜，而且陳舊者多，故北約盟國應促使武器生產標準化，美國應擴充空中機動增援力量，北約應裁減不必要的後勤人員，西歐與美國應在戰略任務上分工合作，從加強安全措施到研擬地面作戰部隊的擴充和傳統武器的更新，均要在「新的防衛任務分配」下完成。一九七五年五月廿二日，北約國防部長在北京集會，斯勒辛格正式宣佈福特總統在國會授權下，已開始採取行動，增強北約在中歐的兵力，包括兩個特種戰鬥旅，並增加其他新的地面部隊以及美國空中力量。他認為這種增援行動，將加強北約抵抗華沙公約部隊初步攻擊的信心。五月卅日，斯勒辛格向國會報告一項使用戰術核子武器三點計劃時，承認如果北約首先使用核子武器，即使是以非常有限的方式，也會帶來戰爭升高的危險，只有傳統性戰爭失敗後，才應考慮使用核子武器。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斯勒辛格離開國防部以後，新任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仍繼續採用斯勒辛格的戰略理論。他認為從一九七〇年就已證實，蘇俄軍事力量不斷增強的同時，美國已減少了它的防衛力量。其後，美國國會亦齊頭併進的一改自越南戰爭以來對白宮抵制的態度，而順利通過政府的國防預算。一九七六年三月，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通過兩項法案，一項是三百四十四億美元的購買法案，一項是供國內外軍事建設使用的三十三億美元法案。依據該項法案，美國除了致力於戰略戰術核子武器和傳統陸海空軍備的擴充外，並協助北約組織其他盟國，尤其是西德對於坦克大砲的加緊準備，最近美國與西德協議合作製造坦克的計劃便由此而來。從斯勒辛格到倫斯斐，他們都是從傳統武器與核子武器間的關係、戰爭的發生與戰爭的後果的慎重估計中釐定戰略。在美國新戰略的引導下，其他北約盟國亦均着重傳統武器的現代化以及地面部隊和後備軍力的訓練與加強，因而改變了北約組織和北約盟國間的軍事關係。一九七六年七月二日，北約組織第一次發表新的軍事目標，要求各盟國針對蘇俄坦克及戰鬥機優勢，促成傳統軍備的現代化，並着重裝甲部隊和反裝甲部隊以及擴大改善海、空、軍防禦力量。北約盟國已開始在一個新的戰略目標下，共同担负新的防衛任務，加強防衛力量，以應付可能來自於蘇俄共黨集團的軍事侵略。

肆 法國新戰略思想對北約集體防

衛的貢獻

在戴高樂執政時期，他所建立的法國獨立防衛，主要是以核子嚇阻為基礎的「全面防衛戰略」。戴高樂要以大規模的核子報復制止來自東西各方的威脅，並藉此打開東西方的敵對，使法國走向維護本身安全與獨立直接有關的妥協。因為戴高樂強調核子嚇阻是維護法國利益和保障法國獨立與領土完整的唯一有效方法，並全力發展核子武器，所以進入一九六〇年代，法國就完全以核子力量的發展，包括幻想式戰略轟炸機（MIRAGE-IV）、五十枚地對地際飛彈以及五艘核子動力飛彈潛艇，作為法國軍事戰略的目標。

戴高樂的核子嚇阻政策，他認為法國軍事戰略目標，并非決定於長時期的地面作戰，而是決定於核子武器。一九六八年八月，蘇俄軍事干預捷克以後，戴高樂更認為傳統軍備，無論是陸軍和空軍均少有獲勝的機會，法國軍事戰略的基本任務，不在於傳統戰爭，而是迫使敵人面對核子大規模報復，而停止侵略的冒險。

一九六九年戴高樂離職前幾個月，佛爾卡特（Michel Fourquet）接替阿葉德（Charles Ailleret）出任三軍參謀長，他首先對核子武器的發展提出修改的理論。他認為在核子報復理論當中，仍須採取漸次的行動。對不同的敵人力量，不同的環境以及不可能昇高的局部衝突，應採取不同的軍事行動，尤其是在採取戰略核子報復前，仍可考慮先使用戰術核子武器。到了龐畢度時期，國防部長戴布瑞（Debré）曾在一九七二年的「國防白皮書」中批准了佛爾卡特的計劃。他認為核子嚇阻不能極端的發展，應作適當的運用，尤其是在歐洲可能受到軍事干預的假定下，法國的傳統軍備仍應擔任相當任務，所以他主張原則上法國傳統軍備仍應加強。他在白皮書中曾這樣寫道：「傳統軍備過份衰落，不僅不能擔當它的任務，且因核子武器的直接暴露，亦減少了核子嚇阻的效果；相反的，傳統軍備過強，亦容易招致敵人從事大規模戰爭的準備，不強調核子武器，同樣亦減低了核子嚇阻的效果^⑨。但是龐畢度反對加強地面部隊，不同意三軍聯合作戰，以裝甲師、機械化部隊駐守法國北部和東部以及加強鄰近西德邊界及沿海防衛的戰略空軍和海軍支援

北大西洋公約的新形勢

力量，而使戴布瑞的加強傳統軍事力量的計劃，未能實現。

法國雖仍是北約的一員，但自戴高樂退出北約軍事組織後，法國的軍事已不接受北約的指揮。更重要的是法國軍心士氣低落，武器系統發展不平衡，佔法國國民生產總值11.9%的國防經費主要用於發展核子武器，致使傳統兵力銳減，在其總兵力六十萬人中，陸軍只有卅三萬人，但西德在四十九萬五千的總兵力中即擁有為數卅四萬人的陸軍部隊，因而西德面對鄰邦逐漸削弱的傳統兵力已非常憂心。總之，除了西德以外，中歐地區的北約組織部隊，已顯示出無論在人力、武器和行動上皆有顯著的衰退。此種不平衡的態勢，當北約面臨蘇俄共黨集團的軍事威脅時，法國的安全亦同時失去了屏障。

所以一九七四年五月，季斯卡一上台，即表示法國在安全問題上應採取彈性政策。他認為從戴高樂以來法國以核子武器為基礎的全面防衛戰略，已因華沙公約軍事力量的增強與軍備現代化系統的發展，而失去對付任何潛在威脅的優勢。他有感於整個西歐的安全仍是法國安全的保障，而開始配合北約新的戰略部署，修改法國的軍事計劃。一九七六年初，季斯卡擬訂向國會提出的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二年國防安全軍事計劃，即係在國際環境，法國安全與法國軍事任務三個目標下，形成一個新的戰略^⑩。

○在國際環境方面：該計劃認為緩和與均衡是一物之兩面，如要緩和就要均衡，兩者不可分割。所以法國雖然以緩和為其外交中樞，但仍要繼續努力軍事發展。而當前華沙公約軍事力量的增強與軍備的現代化，已相對減少了北約的軍事力量。法國從此一基礎設想當前世局因失去均衡所呈現的很多危險以及這些危險所直接或間接帶來的威脅，必須獲致一個確保法國安全的方法。在面對華沙公約軍事威脅的今日，法國與北約加強軍事關係，仍是唯一保證歐洲力量均衡的方法，且在不損及法國軍事獨立的原則下，更須與北約盟國團結一致並對集體防衛提供法國一部或全部力量。基此目標，法國完全依靠核子武器的戰略已對未來侵略威脅失去往昔潛在的效果，因為核子嚇阻不一定要與敵人的核子力量相等，其關鍵在於心理與技術的運用。只要在防禦和攻擊方面，保持一個完備的偵測、高度的技術水準和軍事力量的靈活運用，即可發揮它的功效。尤其是以核子嚇阻配屬於傳統軍事力量，不僅增加傳統軍事的效能，提高核子嚇阻的效果，還可以在反侵略的運用上，避免敵人增加使用戰略核子武器的可能錯誤。所以該計劃最後主張法國常規兵力必

須加強，使傳統軍事力量能担负起決定性任務，而儘可能從常規軍力的數量與質量的發展與分配上增加法國整個軍事戰略的效能。

◎在法國國防情勢方面：該計劃認為法國已經達到從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六年的三個軍事計劃目標。但因這三個目標過份偏重於核子武器發展，而使傳統軍力大為削減，呈現衰退現象。現以核子武器發展已建立了良好基礎，故今後必須擴充傳統軍事力量，並使其保持高度水準。在這個新的軍事計劃目標上，傳統軍事力量中的陸軍與海軍最為重要，而空軍到一九七四年已有滿意的發展。

◎新軍事計劃的任務：基於以上的認識與目標，法國新軍事計劃的任務是：(1)繼續維持核武器的標準，保持其應付來自各種威脅的嚇阻作用；(2)尋求核子武器與傳統軍事力量的均衡所產生的嚇阻效果；(3)必須保證傳統軍事力量的擴充，戰鬥力量的增強，以及各兵種的作戰加緊訓練。新軍事計劃的初期是氫核子彈效力的改善，第二期是多彈頭飛彈和長程飛彈的繼續發展，以減緩核子武器的全面發展。至於傳統軍事力量，陸軍必須把落伍的十四個師擴充為十六個師；海軍必須在海洋戰略上成爲一個優勢的力量。核子動力飛彈潛艇和艦隊要達到二十五萬噸的目標；空軍必須保持四百五十架戰鬥機；最後是加強憲兵的力量，專責維持社會的安全。

一九七六年五月，季斯卡訪問美國期間，曾重申法國支持北約，並將在戰時協同北約盟國作戰。他返國後第三天即五月廿六日，法國國會就通過了上述新「國防六年軍事計劃」。其後法國三軍參謀長梅海(Guy Méry)，復經季斯卡之授意，提出法國新的戰略概念^①。他認爲在一個充滿危險的國際局勢中，法國如無確保本身安全的手段，而尋求緩和是最危險的。他說：長久以來，法國以核子嚇阻爲優先的全面防衛戰略謀求維護國家安全與領土完整，在理論上是行不通的。因爲法國不可能對其週圍所發生的事情漠不關心。相反的，要法國用軍事手段在世界各地進行干預，亦超出像法國這樣一個中等強國所能採取的戰略。因而主張法國的防衛策略應是介於兩者之間，俾能在保證國家領土完整的同時，具有全部或部份力量，藉對可能使法國領土安全受到最直接或威脅的歐洲及其鄰近地區，進行干預。所以新戰略特別強調一旦東西戰爭爆發，法軍將在西德東線建立前線陣地。新的戰略雖仍繼續維護法國的軍事獨立，但已表示出在歐洲和地中海如受到外來攻擊時，法國將

協同盟國作戰，因爲法國倘完全獨立於美國同盟之外而欲保衛歐洲的安全，是非常困難的。

綜合以觀，法國新「國防六年軍事計劃」以及梅海所提新戰略概念，可歸納爲以下幾個重點：

(一)在維持核武器質量情況下，優先發展常規軍備；

(二)在技術上繼續保持法國核子武器的獨立發展，而在政策上要忠於北約盟國，並加強與北約盟國的軍事合作；

(三)對來自敵人在歐洲及地中海地區的侵略，將進行軍事干預；

(四)不再強調以核武器爲主要的全面防衛戰略，而要把更多的兵力配屬在法國的北部及接近西德邊界的東部邊界上；

(五)新軍事計劃的國防預算，在整個國家預算中所佔比率將由現行的百分之十七逐年增加爲百分之廿，亦就是將目前的五百八十億法郎，預定到一九八二年增加到一千一百五十億法郎，幾乎增加一倍。國防預算增加的重點，乃在於使法國的傳統軍備與西德平衡，以加強北約的防衛力量。

伍 今後法國與北約關係的可能發展

展

本年七月維也納第九次裁軍談判，仍一無所成。華沙與北約的對立更加尖銳。自七月以來，蘇俄在地中海的艦隊從以往的四十餘艘，突然增加到七十二艘，包括新加入的航空母艦「基輔號」(Kiev)在內。目前蘇俄地中海艦隊在數量上已超出美國第六艦隊約十艘之多。蘇俄加強擴充地中海艦隊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企圖壯大聲勢，鎮懾地中海沿岸的西歐國家。

地中海幾乎是北約組織國家賴以維持生命的海上交通要道。平均每日通地中海的一千五百艘船隻中，就有一千兩百艘屬於西歐國家。法國在地中海擁有海運的百分之四十，並且大部份石油運輸都必須通過此一海域。所以從地理形勢上分析，蘇俄亟謀掌握進出地中海控制權，以便將來發生非常事件時，截斷西歐國家的石油供應及其海上交通，這已使地中海沿岸國家深深感到蘇俄潛艇可能截斷此一主要航道的威脅。法國前海軍參謀長卓貝特(

Marc de Joybert)曾指出，蘇俄除現在擁有的攻擊性潛艇之外，每年可增建十二艘核子動力潛艇。雖然蘇俄只有四萬二千噸的「基輔號」航空母艦四艘，但其海軍真正的實力，已達到現代化標準。所以他認為即使沒有戰爭發生，蘇俄艦隊或潛艇亦可隨時作為封鎖西方經濟的工具。

本年七月十一日，季斯卡在多倫(Toulon)檢閱法國海軍時演說稱：當前世界局勢中的國際關係是環繞在兩個中樞；一個是美俄超級強國所形成的東西方中樞，一個是發展中國家與工業化國家所形成的南北中樞。地中海是這兩個中樞的焦點，亦是世界局勢極其緊張的中心^②。所以他強調法國必須加強在地中海的海軍力量，預計從一九七四年的六萬七千噸增加到一九七七年的十三萬六千噸。

當北約盟國面臨蘇俄擴張地中海海軍勢力的時候，北約組織最高盟軍司令海格將軍(Jen Haig)已表示北約在應付蘇俄的威脅上，已感到陸海空軍常規軍力的不足。最近福特總統與澳大利亞總理福瑞塞(Malcolm Fraser)的共同聲明中，對華沙公約國家擴張軍力同表重視，認為不僅關係歐洲，亦關係全世界。七月間，西德總理舒米特訪問美國，雙方發表有關共同防務的聯合聲明，其中表示西德已同意分擔一個美軍戰鬥旅部署在西德北部地區的費用，這充份顯示西德對安全的憂慮，並表明美國自歐撤軍的可能已告消除，而將採取共同保衛歐洲安全的積極態度。

法國軍事戰略的改變，已獲得北約盟國的讚揚，他們對法國的軍事力量能成爲歐洲整體防衛的一部份，亦表示非常慶幸。季斯卡訪問美國以後，緊跟着又訪問了英國。英國已同法國在特殊基礎上建立彼此間的關係，今後英法兩國領袖每年舉行高峯會議一次。英、法、西德是歐洲三強，三者之團結合作共禦外侮，已使北約以往衰落的形勢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面對蘇俄在地中海的威脅，法國海軍主力已調至地中海，然而法國戰艦多屬陳舊，担负此一沉重任務已是相當困難。故法國前海軍參謀長卓貝特最近強調稱：法國已無能力保護西地中海和中西大洋沿岸以外地區的航運。現任法國海軍參謀長諾林(Joire-Noulens)亦基於卓貝特的說法主張必須由法國與北約組織國家組成鏈鎖性的混合艦隊。法國國防部更主張法國與北約國家組成聯軍。所以當前地中海的危機，再度成爲北約盟國團結與軍事合作的媒介。雖然法國至今仍無意重回北約軍事組織，但是基於北約盟國的共同安全考慮及其

共同的戰略觀點，法國在本身的安全防衛與北約軍事同盟之間，不可能永遠在兩條水面上航行。因此，法國重回北約軍事組織仍是有其可能的。

註① 一九七六年六月廿六日法國「世界報」專論。Le monde, "Le general de Gaulle et l'alliance atlantique."

註② Kennedy, J. F. Inaugural address, Jan 20 1961 Wash. D. C.

註③ Nixon, R. M. U. 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70's, Building for peace, A report to the Congress, Feb 25 1971 Wash. D. C. pp. 10-17.

註④ 北大西洋宣言中有1.規定歐洲國家在歐洲標準防禦力量方面佔四分之一三。法國與英國同時擁有一支核子部隊，其力量是能够有助於北約的全面嚇阻力量。而法國和英國均許諾貢獻共同防禦。2.美國願意改善北約部隊的效率，根據盟國在北約防禦中所担任的角色，每個盟國應該公平供應它的力量來保證整體安全。

註⑤ H. A. Kissinger. the Troubled Partnership, McGraw-Hill, N. Y. 1965, p. 10.

註⑥⑦⑧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日法國「新聞週刊」(L'express)四十八頁至五十五頁。

註⑨ 一九七六年六月九日法國「世界報」。Le monde. "Une nouvelle Conception Strategique; Une Lente evolution."

註⑩ 一九七六年五月七日法國「世界報」。Le monde. "Les grandes lignes du projet de loi, Les conditions de la Sécurité nationale."

註⑪ 一九七六年六月一日「法國國防月刊」第六期。La revue defense national, "Une armée peur quoi faire et Comment?"

註⑫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三日法國「世界報」。Le monde "La France, L'O. T. A. N.; et le Méditerranée."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四日脫稿)